



百家笔会

# 障碍才是人生

□ 劳家丰

在我人生成长的道路上,军旅生涯最让我刻骨铭心。虽然因为当兵让我走上了一条充满艰辛和障碍的人生路,但军人的气质和担当一直伴随着我一生。

那时,身披戎装的我,训练场上与战友在摸爬滚打中并肩作战,一起携手前行越过艰难险阻。400米障碍,更是心灵与意志的试炼场。那片充满跨桩、壕沟、矮墙、跳台、独木桥、高墙与低桩网的赛道,是青春的烙印,是勇气与坚韧的熔炉。

“宁跑五公里,不跑四百里。”这句在军营中流传的一句话,道出了400米障碍的独特魅力与挑战。那短短的距离,却蕴含着无尽的艰难与强度,成为战士们心中的“魔鬼之跃”。

当我还是一名年轻的战士,老班长的话语时常在耳畔回响:“如果连这400米的苦累都无法承受,你又如何能够坚守岗位,如何在战火中挺身而出?”这些话,如同种子,深植我心,随着岁月的流逝,生根发芽。

军旅生涯,是一场与400米障碍不断较量的旅程。每一次踏上那片充满障碍的战场,都是一次对自我的挑战,一次对生命力的颂歌。

初次练习400米障碍,并不是一场全程的冲刺,而是将每一个障碍

物化作独立的挑战,让我们逐一克服,逐一征服。那是奔跑与跳跃的艺术,是攀越与钻爬的哲学。

400米障碍赛道的起始,是100米的空跑,它宛如人生初期的序章,既不宜急躁,也不宜缓慢。这是一段需要智慧与节奏的奔跑,既是为了保存体力,也是为了把握时机。这不禁让我想起少年时代的奔跑,那是一种无拘无束、潇洒自如的体验,如同驰骋在一片广阔的平原,心中充满了快乐与轻松。

这段奔跑,尽管看似简单,却并非毫无意义。它是一场为人生热身的前奏,是为后续挑战积累力量的宝贵时刻。尽管短暂,尽管轻松,却孕育着无限的幻想与憧憬,它带给我们一种领略人生美好的快感。

中年回首,我更深刻地体会到,这段初始的奔跑,其实是对人生的一种隐喻。它告诫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若总是急于求成,争强好胜,往往会在关键时刻力不从心,甚至自食其果。真正的智慧,在于懂得在何时蓄力,在何时发力。

踏入400米障碍的第二阶段,那一系列的挑战一踩三步桩、跨方坑、跃低墙、攀高板、跑独木桥、翻高墙、穿过低桩网—如同青年时期初入社

此时的我们,跨越了一个又一个障碍,身体带着疲惫,甚至布满了伤痕。尽管已经精疲力尽,但内心的信念仍在燃烧,我们咬紧牙关,坚持着最后的冲刺,向着胜利的终点迈进。

会的我们,需要满怀自信,敢于拼搏。在这个阶段,我们将障碍踩在脚下,将困难抛在身后,以驾驭者的姿态,带着几分轻蔑的心理,以及历经挫折后的微小收获,去迎接每一个迎面而来的挑战。

面对那些看似难以逾越的“高墙”,我们无需恐惧,不必觉得它们难以攀越。往往在不经意间,我们会发现墙的另一面是无限的美好风光,如同驰骋在一片广阔的平原,心中充满了快乐与轻松。

就像跑过“独木桥”,有时前方的“路”只有一条,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向前迈进,才能抵达成功的彼岸。在人生的旅途中,许多羁绊并不总是来自障碍本身,而是源于我们错误的超越方式,或是能力的不足。然而,这决不能成为我们停步的理由,我们必须勇敢地向前。

400米障碍的第三阶段,是对一个人坚韧与意志的终极考验。这个阶段,宛如步入壮年的人生,智慧与成熟成为我们的标签,莽撞与冲动日渐褪去。我们的眼界更加宽广,心态更加端正,学会了谦虚,懂得了低调行事的重要性。

在这个阶段,我们能够从容地低头,屈尊从铁丝网下爬过,能够游

刃有余地从独木桥下钻过,也能够骄傲地踏上人生的高台。我们学会了忍受从“狗洞”里钻出的屈辱,从“陷阱”中再度崛起的坚韧。我们知道,如果不肯低下头,就会碰壁,就会受伤。

登上“高板”,就如同我们的事业和成就达到了一定的高峰。此时,我们必须谨慎行事,以免从“高板”上跌落,使事业遭受致命打击。这是对耐力的考验,需要我们以一种正确的心态去面对,不放弃,始终瞄准最终的目标。

正是这个阶段,让我们深刻领略了人生旅程的高低起伏,明白了目标的清晰与重要。我们用言语和行动承担责任,用坚韧和勇气迎接挑战。当然,这个阶段的收获也是最多的。

赛道仍在延伸,前方的路依旧漫长,第四阶段的最后100米冲刺,才是真正考验我们的时候。此时的我们,跨越了一个又一个障碍,身体带着疲惫,甚至布满了伤痕。尽管已经精疲力尽,但内心的信念仍在燃烧,我们咬紧牙关,坚持着最后的冲刺,向着胜利的终点迈进。那阵热烈的掌声,就在前方等待着我们的到来。

光阴似箭,我脱下军装离开部队已经十多年,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也遇到很多新的障碍,但总是保持着一种奋进精神,也取得一点成绩,这得益于我曾是一名军人的那种永不放弃、勇敢战胜层层障碍的拼搏精神。

也许,障碍才是人生,人生路上遇到障碍,不是选择避开它,而应该勇敢地战胜它。

## 蝶恋花

翩翩起舞,蝴蝶从不轻易地在绿叶上停驻。她们顽强地飞行,只为鲜花留下神往和恩慕。

风景依然未曾相识。然而蝴蝶的追寻生动了美丽的惊悸。杨柳绽芽了,花儿吐蕊了,但是一双高度近视的眼睛,还在呆呆地痴望着远方。

远方,故乡不会将一丝淡淡的愁绪羁留,更不允许游子以低低的鸣咽,来寄托遥远的归思难收。

因此,即使花园的野草行将漫径,如水的妹妹也要放牧地挥动的手帕,为心上的人儿负重艰涩而又辛苦的旅程。

但是,我被故乡远远地抛弃,远离了清明时节和背倚柴门,却还不曾剪断那一缕缠绵,而又断肠的依恋呀!

这正如蝴蝶倾心着繁花,我们健康的身躯也为梦中的水土日渐憔悴了……

## 白蝴蝶

从梦中抬起头来,在更深的视镜里,阳光再也无法掩饰两朵飘动的白色的碎云。

那么,悠然地爬进半掩的窗口。一缕柔和的晨风吹进来,寒冷的日子被一页页地掀起;那冻僵的情感,也像深埋在地下的种子,一粒粒地苏醒过来。

而白蝴蝶依然在妩媚地飞翔,她秀美而又具有韧性的双翼,在抖动芬芳,抖动着一泓爱的潜流,涌向各自久远的怀想。

其实花香挡不住蝴蝶的方向,纯洁锁不住爱情的内涵。她们在春天密布的棋局里窃窃私语。她们一个叫祝,一个叫梁,另外一个落笔的歌手,在白与情之间的距离,反复地丈量……

## 枯叶蝶

秋暮林疏,树叶在一片叶地飘落。

轻盈的蝴蝶翩翩而来。振动的翅膀,充满了黄昏的故事,却冲淡了金黄的霞光。

平安然。默默地。我凝视的眼睛没有做短暂的停留。

看流云飞舞,观蝶魂不散。枯叶的血脉蕴藏着褐色的生机,细腻的情感。

她们一朵朵地飞翔。她们走过碧绿的田园,越过馨香的庭院,有一方信念铸就的图腾,在丛生的榛莽里穿行或者弥漫。

没有歌唱。没有声响。只有一道清亮的弧线倏然划过,仿佛枯叶如蝶,驮负着沉沉的追想……

已经年过八旬,但他依然精神矍铄,对酒酿的热情不减当年。他说,他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每天与小巷为伴,与酒酿为伍,虽然生活清贫,但他却觉得充实而满足。

我离开小巷时,回头望了望老人那瘦小的身影。他依然坐在小板车旁,微笑着看着过往的行人。那一刻,我深深地感觉老人就像小巷里的那盏明灯,虽然微弱,却温暖明亮。

岁月如歌,时光荏苒。但无论岁月如何变迁,那位卖酒酿的老人身影和酒酿的香气将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 天涯诗海

### 女兵

(二首)

■ 陈赫

#### 雪山为证

马蹄声逐个淹没在雪里  
看不见回音  
她们就一遍遍复习着  
红装本色为武装的样子  
像冰的冷峻贴合上肌肤  
唯有刀割般的阵痛  
能与大地一起喊出  
这些,十八岁的名字

白色的旷野  
占据了整个眼眸  
在高原之上,早就,习以为常  
头昏与刺骨向来并行  
不分昼夜,不分彼此  
正如那些拉紧的手  
一双又一双  
围成了祖国的屏障  
不离片刻,不离分毫

脚下。是深不可测的积聚  
厚厚的棉衣里  
她们已经裹紧了,忘了  
什么是流光溢彩  
而那些步履最为真实啊  
——有人从冰面爬起  
有人在缺氧中向前  
有人翻越达坂之后  
默默,记录下泪水的温度  
却没有人选择退后,一尺半分

可雪山曾见证啊……  
当寒风中界碑又一次  
被重新描绘,重新亲吻  
宣誓的句子也重新响起:  
——带吴钩,也有女儿身。  
关山五十州,一州一木兰

#### 铁甲长歌

海水打湿在甲板之上  
只有瞬间的停留  
便被灼热炙烤为虚无  
像这驾驶舱内,五十多度的气温  
无差别地攻击着沙滩、贝壳  
和一身身亭亭玉立  
一个个斗志昂扬  
沙砾从眼中磨出泪水  
汗水接续  
两种极限相交于海训场  
一朵朵玫瑰  
却一定要在七月  
绽放出铿锵

黏稠的风  
伴着一层层褪掉的皮  
日光大如斗时,她们脸上的坚毅  
又加重了几分  
铁甲在海上飞驰而过  
暗潮涌动里——  
限制路驾驶、战斗队形变换、突击上陆

已化作身后的浪花  
一朵朵,香味扑鼻,娇艳  
欲滴成感动

七月盛夏,月光记录过  
深海与浅海的差别  
那是一条泛白的路  
男兵走过……女兵有何不可?  
那是喷水推进器射出的浪花  
你们伸手触摸过  
我们。也能握成动力  
轰鸣声中  
铁甲洪流一开出了绚丽  
多像是木兰,已经纵身上马  
已经纵马,长歌

## 剥莲蓬

闲庭信步

□ 章铜胜

荷叶出水,仿佛是在一夜之间。

前些天,荷塘的水面还是空荡荡的,只有不多的几片荷叶在随风摇动,看着有些孤单。这才过了几天的时间,荷叶已经遮住了荷塘的水面,已是挤挤挨挨的热闹。一些荷花的花苞,从碧绿的荷叶间探出头来,粉红饱满,像是满腹的心事,或是话语,它们也在风中,也摇动,只是幅度比荷叶要小些,如此就有了静观的意味。此时,荷花的花苞在静观什么呢?

我路过荷塘时,站在岸边看了一会儿,终是不甚了了,在阵阵荷香里离开了。

老家村庄的东面,有一片大湖,湖里有大片的荷叶荷花。夏夜乘凉,都在村庄的空敞处,在洒场上、大树下、村道上摆满了竹凉床和躺椅。若是刮起东风,便有阵阵荷香从大湖方向吹来。虞世南《咏风》里写的“动枝生乱影,吹风送远香”,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

我们都喜欢荷叶荷花。白天最热的时候,我们钻进荷塘里,摘一片大荷叶,倒扣在头上,当帽子戴。也摘一两朵荷花,拿在手里,凑到鼻前嗅嗅花香。年少时,对一枝荷花总是缺少耐心,只过了一会儿,便将荷花的花瓣一片一片地摘下来,放在水面上,用手轻轻地拂水,让它们像小船一样飘来飘去。

摘下花瓣的荷花,露出里面金黄色的蕊蕊,蕊蕊的中间已经有一个小小的莲蓬头了,嫩黄色,可以看见莲蓬头上尚未成形的莲子,很是可爱。凑上去嗅嗅,有淡淡的莲香,让人忍不住想咬一口。莲蓬成熟,要到盛夏。

到了盛夏,我们多数时候是在大湖的荷塘里度过的。我们还会和之前一样摘荷叶,只是不摘荷花了,而是开始摘莲蓬了。从莲蓬里的莲子还未长好时就开始摘,直摘到立秋前后。立秋后,天气凉了,家里人就不让我们下水了。

新摘的莲蓬,赶紧剥出莲子来

## 生活记事

### 超前“闭门羹”

□ 马海霞

我有位族叔在机关单位工作,1994年邻居孙叔家大萍大专毕业,他想让我爸领着我去找这位族叔,让他帮大萍找份工作。

晚上,我爸喊着我与孙叔父女同去族叔家。

到了族叔家,说明来由后,族叔黑着脸当场拒绝了。孙叔脸色比哭还难看,我见势不妙,豁出老脸,让族叔再想想办法,若需要打点关系,花点钱孙叔也愿意,但族叔也没给我爸面子。

孙叔家日子过得很清贫,这次送礼花了他大半个月工资。送了礼,没办成事儿,我妈后悔当时没拦着孙叔,让他少买点东西,有了面目再答谢也不迟。但孙叔一直懊悔,自己肯定送礼送少了,那点东西,族叔根本没看上,然后又说自己没本事,没能力给大萍找份好工作。

送礼“后遗症”在两人身上截然不同。我见过孙叔送礼时局促不安、低三下四的样子,这或许也是我毕业后,我爸为了我的工作到处求人状态。从族叔家出来,我就决定自己的工作自己找,绝不让我爸去求人。大萍也悟到了这点,她不想等统一分配工作了,想去南方打拼,骗父母说同学在南

方就了业,厂子效益非常好,来信告诉她,现在厂子里还缺人,让她速去。

大萍走后第二天,族叔突然出现在我家,他将孙叔送的礼品带回来了。

族叔说:“那天你们走后,我本打算第二天将礼品送回,但单位有急事,派我去外地出差。今天早上刚到家,这些礼品我不能收。”族叔让我爸把东西还给孙叔,另外还掏出200元,让我爸转交给孙叔,算是他这个老乡的一点心意。

族叔临走时嘱咐我爸:“老乡们空手上家里玩,我热情欢迎,若提礼登门,我肯定黑脸。我当兵出身,又是国家干部,从我这里找捷径、托关系,是难为我,让我犯错误。”幸亏族叔不热情,要是他热情了,不仅逼不出大萍独闯江湖的勇气,而且我毕业后肯定也想走“歪门邪道”,“难为”我爸。我爸见我有这想法,笑着说:“这次送礼,你总算没白去。我早知道我兄弟不会做违反原则的事情,但老孙非要去,我只好陪他吃‘闭门羹’。”

我才明白,原来我爸早就了解族叔的人品,他故意喊我去“见识”送礼的难,就是想断了我毕业后让他托关系找工作的念头。

## 时光荏苒

### 卖酒酿的老人

□ 葛鑫

古城的一隅,隐匿着一条悠长而古老的小巷。小巷两侧,斑驳的青砖墙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每当晨曦初露,一缕阳光便悄然洒落,为这静谧的小巷增添了几分生机。在这条小巷的深处,飘荡着一股淡淡的酒酿香气,那是从一位老人的小摊上散发出来的。

老人姓甚名谁,街坊们似乎都不甚清楚。他年逾古稀,身材瘦小,但精神矍铄,一双细眯的眼睛里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他的吆喝声虽不洪亮,却带着一种特有的韵律,仿佛能穿透时光的尘埃,将人们带回那遥远的童年。

据说,老人从事酒酿制作已有六十余载。他的手艺传承自祖辈,经过数代人的精心打磨,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每当春暖花开之际,他便开始忙碌起来,挑选上好的糯米,经过精心的淘洗、蒸煮、拌酒曲,再置于特制的容器中保温发酵。这个过程需要严格控制温度,稍有差池便会影响酒酿的口感。然而,老人凭借多年的经验,总是能准确地把握每一个细节,使得他的酒酿在古城里独树一帜。

每天清晨,老人早早起床,匆匆吃过早饭,便推出那辆老旧的小板车,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他的小

摊上摆放着各式各样的酒酿,有甜的,有酸的,还有加了桂花的。那浓郁的香气吸引着过往的行人驻足品尝。老人总是微笑着招呼客人,耐心地解答他们的疑问。他的声音虽然不高,却充满了亲切和温暖。

时光荏苒,老人的身影在小巷中来回穿梭。他见证了这条小巷的变迁,也见证了古城的发展。从春天到冬天,从日出到日落,他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小摊,为古城的人们带来美味和欢乐。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小巷里的居民越来越少,老人的生意也逐渐冷清起来。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依然每天准时出现在小巷的尽头。他说,这是他的根,也是他的魂。只要还有一个人愿意品尝他的酒酿,他就会一直坚持下去。

有一天,我再次路过那条小巷,远远地就闻到了熟悉的酒酿香气。我加快脚步走过去,只见老人依旧坐在小板车旁,微笑着招呼客人。我走近一看,发现他的脸上多了几道皱纹,但那双细眯的眼睛依然炯炯有神。我买了一碗酒酿,细细品尝着那熟悉的味道。那一刻,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时代,那无忧无虑、纯真无邪的时光。

在与老人的交谈中,我得知他